

巾幗佼佼

武夫 著

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巾幗佼佼

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一个武林世家·····	1
二	一个贵族家庭·····	59
三	一个名门闺秀的烦恼·····	194
四	一对神秘的夫妻·····	254
五	一个快乐的军营·····	332
六	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497
七	一双小苗茁壮成长·····	711
八	一场尖锐的地下斗争·····	959



六

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万俏来到延安以后,她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决心看得更清楚了,信心也更足了。所以她将满腔的抗日热情全部投入到护理工作中,她不怕脏不怕累全身心地护理着伤员。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为抗日救亡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和党组织、院首长的多次表扬。在这个医院里她尊敬首长,尊重同事,没有一点贵族小姐的娇、骄二气。同时,在这里她也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同志之间的友谊。在生活上她从未留恋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为了不拖累邬雷,她克服着一切依赖思想,努力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决心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总之这里的一切都使她在精神上充实、快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让她看到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里的政治环境。她作为一个护理员,所接触的大多数人当然也就是伤员了,这些伤员都是贫苦的工农出身,都亲身受到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他们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比仇恨。平时那些伤愈了的和那些轻伤员们,总爱三五一群地聚在一堆聊天,往往聊着聊着,就聊起身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往事来了,他们越聊越愤慨,那简直像开控诉会。每当这时,那站在一旁听着的万俏,都如坐针毡,因此近一段时间以来,她每天都忧心忡忡地想着她的家庭,想着她的父亲,她真是越想越害怕。

这时邬雷看到万俏久久不开口,就耐不住性子问道:俏俏,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事儿。



万俏慢慢抬起了头，眼睛仍是望着远处说：是呀，是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我们来延安之前没想到的。

邬雷有点着急地说：哎呀，到底是啥事呀？你难道连我也不能说吗？

万俏没有回答邬雷的问话，倒是反过来对邬雷问道：邬雷我问你，你来这儿以后，发没发现这儿的人最恨的是什么人？

邬雷一听就诧异地低下头深思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说：我发现他们最恨的是日本鬼子和地主资产阶级。

万俏又问道：邬雷，你知道我们家是什么阶级？

邬雷略一寻思，随即在心里说，哟，这万家可不正是地主资产阶级吗？还未等她深想，万俏又接着问道：邬雷，你听说过红军长征的事吗？

邬雷点着头说：听过的，经常听同志们谈起。前几天上政治课，指导员在给我们讲军史时，还讲到红军长征的事了，指导员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大围剿，红军才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万俏还没等邬雷说完，就又接着对邬雷说：邬雷，你知道吗？我爸爸以前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那五次大围剿他就参加了三次。

邬雷一听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片刻之后才镇定下来，她想应该安慰万俏，于是装着没事似的，用十分轻松的语气说：俏俏，你别担心，我看这没什么，听说这共产党里面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据我所知，这区委里就有出身不好的干部。再拿你们医院来说吧，这儿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看这里面肯定也有出身不好的同志。

万俏点着头说：这我知道，我们院长就出身于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家庭。

邬雷一听就惊奇地说：哟，你才刚来几天，院长的家庭出身你都知道了，你是怎知道的？

万俏说：是刘大夫跟我说的，刘大夫说是在某次政治运动中，院长自己在会上说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邬雷一听就欣慰地说：你瞧，你家院长这样的出身，不是也没有



什么事儿吗？我看他每天都工作得很愉快，还当院长呢。

万俏焦灼地说：哎呀，人家和我不同呀，人家只是出身不好，可人家对共产党没有血债，我爸爸可是双手沾了共产党的鲜血呀。

万俏的这一句话，让邬雷听了简直倒抽一口冷气。两人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邬雷强压住内心的恐慌，仍是找些宽心的话对万俏说：俏俏你别害怕，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看这里的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多好啊，我看他们不会为难我们的。

万俏一听就急切地说：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一旦他们知道我是万仞的女儿，那他们就会马上跟我翻脸的。顿了一下她又说：所以说，这里我不能待，我得赶紧走。

邬雷惆怅地说：那照你的说法，我还非走不可了。

万俏说：不是我们俩都走，是我一个人走。你别走，你就在这儿，你不要紧，你的出身好，凭你的才干，我看你在这儿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邬雷一听就睁大眼睛涨红着脸说：什么？你走我不走，这是什么话？

万俏一看邬雷如此着急，怕她误解了自己，所以连忙对邬雷解释说：邬雷，你别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想我怎么能舍得离开你呢？我虽说有父母有哥哥，可我总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只是不想连累你，怕影响了你的前途。

邬雷叹口气说：你走了我还讲什么前途，我又怎能舍得离开你呢。想当年我到你们家来，那是因为难却两位老大妈的好意，其实我压根就没打算在你们家长待，只说待一段时间就走的，可后来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你了，对你放心不下，才一直陪在你身边，这会儿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而我自己留下来呢？再说我还要对你负责呀，要走我们俩还是一起走吧。

万俏痛苦地抬起头望着邬雷说：邬雷，那我们就走吧。

万俏说完就两眼盯着邬雷，等待着邬雷的回答，但邬雷听后低下了头没吱声，万俏看邬雷低头不语，就又对她催问道：邬雷，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走？



真正说起走来,邬雷又踌躇了,她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离开这个队伍,可不走嘛,对万俏所谈的这一切又没有意义,所以她的内心矛盾极了。万俏看邬雷一直不说话,就伸手扶着她的肩头急切地摇着说:邬雷你怎不说话呀?你快说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邬雷看万俏问得紧,于是就敷衍着说:我看目前首长们都还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先在这儿待着吧,等以后首长们知道了我们再走。

万俏一听又焦急地说:哎呀,还能等首长们知道啊,等首长们知道就晚了,我就走不掉了,那他们还不把我给抓起来呀。你以前没听人家说,共产党抓住地主资产阶级,就给戴高帽子游街?

邬雷一听不觉又暗自吃了一惊,但她表面上还是镇定自若地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你抓起来了,我能够救你,我把你救出来再走也不迟。

万俏一听又焦灼地说:哎呀,何必要等到那样大动干戈时才走呢?倒不如现在平平静静地走还好些。

说着两人又沉默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万俏竟哭了起来,邬雷连忙劝慰她,哪知邬雷越劝她越哭得厉害,到最后她索性放声大哭,一边哭还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我真倒霉,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庭里呀,我怎么不生劳动人民家庭呢,我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打共产党的爸爸呀?

邬雷劝不住她,也只得由她哭了,万俏也就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这会儿趁万俏换气之时,邬雷赶紧劝她说:好了俏俏,别哭了,你知道这附近都有哨兵的,当心别将哨兵引来了。

万俏哭了一场后,也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听邬雷这么一说,也就立即停止了哭声,只是还在不断抽泣。为了转移她的情绪,邬雷就一边用手绢帮她擦着眼泪,一边轻声说:俏俏,再别哭了,啊,我们走,我们走就是了,我们现在先来琢磨琢磨,看看怎么个走法。说着她又用手将她那掉在脸上的一绺头发,帮她推到顶上用发卡重新卡好。随后她又对万俏问道:俏俏,你看我们怎么走,走到那儿去,你想过吗?

万俏一听就低头思索了起来。这些天来她一直都在想着走,但



如何走法她却从未考虑过,当邬雷问到她时,她一时竟一筹莫展了。寻思了一会儿,她只好抬起头来对邬雷说:哎呀,邬雷,我这会儿心乱如麻,一点思绪都没有了,还是你想想吧。

邬雷一思索说:这事儿说起来也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首先应有个目的地,我们上哪儿去呢,难道是回家吗?

万俏一听就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回家,我绝不接受爸爸给我的安排,去出嫁去生儿育女,我的最大愿望还是要打鬼子。

邬雷将两手一摊地说:可我们离开了这个军队,又如何打呢?

万俏不假思索地说:军队无非是在战场上打,我们不是还有两支枪吗?我们自己到江湖上去打,碰上一个打一个,碰上两个打两个,这样到抗战胜利时,我们总能打死几个鬼子吧,一来为我们两家报了仇,二来也算为抗战出了力。

邬雷一听就瞪大眼睛望着万俏说:俏俏,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走江湖去?

万俏点点头说:是呀,我不是总听你对别人说,你们家是走江湖的吗?你们家本来是山东人,后来怎么到东三省去了?是走江湖走去的吧?

邬雷追忆了一会儿,说:从前听我爹说,我们家上几辈的先人们都是武林高手,有一次他们聚集了好几千人,去轰轰烈烈地造清朝皇帝的反,可是后来造反失败了,为了躲避朝庭的追杀,全家人才逃亡到东三省的。要说走江湖,我只不过是对别人那么说说罢了,其实我们家并没有走过江湖。当年我们家的先辈们逃亡到东三省,摆脱了朝庭的追杀以后,就在那儿定居了下来。只是后来我娘遭到了鬼子的残害,我爹不得已才毁了家园,带着我逃到内地来了。也可以说那一段时间倒真是在走江湖,我们父女一边流浪一边卖艺度日,后来我爹又遇害身亡,我就到了你们家,那一段江湖生活也就很快结束了。稍停她又笑微微地问道:俏俏,你怎会想到要去走江湖呢?

万俏腼腆地笑笑说:我总觉得江湖很神秘,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很向往江湖。

邬雷听后就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十分认真地说:俏俏,我看这主



要是你以前在家时，总爱读一些武侠小说，受那些武侠小说的影响，使你深深地陷入到江湖世界里了，你这种想法是很不现实的。

万俏茫然地望着邬雷说：怎么不现实？

邬雷认真地说：江湖并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侠义，现实中的江湖并没有什么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义士，也没有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特别是这战乱时期的江湖更糟，既复杂又险恶。

万俏疑惑地盯着邬雷问道：你所说的“复杂险恶”是指的什么？

邬雷一副深谙世事的样子，说：就是说江湖上干哪一行的都有，人们对此通称为江湖行径。接着邬雷像数家珍似的说：在江湖上有走私的，有贩鸦片的，有行骗的，卖假药的，卖假货的，有假郎中，有小偷，也有采花强盗，还有流氓地痞。邬雷说到这儿就望着万俏问道：你还记得我们来时，在那个船码头碰上的那一群小瘪三和那个地头蛇吗？

万俏没吱声，只是对邬雷点了点头。随后邬雷又继续说：像这些人就是江湖上的人。同时还有那些各个地方的地头蛇，他们虽说都有家有业的，并没有在江湖上流动，但他们仗着一股恶势力坐地分赃，所以这些人也算是吃江湖饭的。

万俏张着嘴听邬雷一说完，就瞪大眼睛吸一口冷气：哎呀，天哪，这可真是够险恶的。

邬雷紧接着说：可不是怎的，像我爹那样的武林高手，在江湖上才刚刚闯荡个几天，就把命送到江湖上了。顿了一下她又望着万俏说：所以说，那江湖可不是我们两个姑娘家能去得的。

万俏听后又神情沮丧地低下了头，少顷她抬起头来愁眉苦脸地说：那我上哪去呢？照这么说，我只有回家了。

邬雷一听万俏说回家，顿时也神情黯然地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她又抬头说：要说回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眼前我们连盘缠都没有，我们怎动身啊，上哪儿去弄钱呢？

万俏略一寻思，说：这倒不打紧，只要我们先到西安就好办了，到了西安我们给爸爸写个信，爸爸很快就会给我们汇钱来，说不定他还会派人来接我们呢。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黑暗笼罩着黄土坡,也紧裹着两位姑娘的心,她们多么期盼着,在这模糊而迷离的三岔路口上,能出现一丝豁亮的转机呀。她俩沉默了一会儿,这时邬雷在黑暗中又听到万俏嘤嘤地哭了起来,邬雷连忙用臂弯绕着她的肩头说:俏俏你怎么又哭了?你别哭,你要是不想回去的话,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万俏哭着说:别的没什么办法了,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邬雷着急地摇着万俏的肩头说:俏俏快别哭了,待会儿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回去时小缨子要问你眼睛怎么红了,你怎说呀?

万俏听邬雷这么一说,才连忙抑制住不哭了。随后两人又默默坐着,片刻之后,万俏叹口气说:哎,可惜我们找不到柳林,要是找到了柳林该多好啊,也可以让他给我们拿拿主意。

她俩来延安以后,万俏曾几次向刘明和耿富仓打听柳林的下落,但首长们总是说查一查,可始终也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万俏也就不好再向首长们追问了。现在在这关键时刻,她想起柳林并不奇怪,其实她常常想着柳林。她并没有与柳林谈恋爱,但她十分尊重他,这除了他们是好同学以外,更重要的是柳林在政治上帮助了她,在这方面可以说,柳林是使她倾向革命的启蒙老师,正是在柳林的影响下,她才对共产党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以至于毅然地走出家门来到延安。她知道柳林确实确实是到延安来了,所以她总想能找到柳林最好。每次只要一想到柳林,她的内心总坚定地想,如果柳林仍在延安,那他一定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这时邬雷看到万俏久久不语,又陷入沉思中,知道她是在思念柳林,于是她就用手抚着万俏的肩头摇摇说:俏俏算了,别再去想他了,我们还是自己拿主意好了。

万俏仍是不吱声,邬雷抬头看了看星空说:哟,俏俏,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邬雷的一句话让万俏大惊失色,只见她吓得一骨碌站起来说:哎呀,天哪!我怎将这事儿给忘了,你现在回去还来不及呀?

邬雷看万俏吓得那个样,就起身安慰她说:不要紧,没关系,来得



及来得及，还有一段时间呢。

万俏仍不放心地催着邬雷：那你快走吧快走吧。

邬雷说：还是你先走吧，我将你送回去我再走。

万俏一听更着急了，她假装生气地说：哎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要送我呢！你还在把我当从前那个娇小姐看待呀，你别忘了我现在也是个当兵的，我也是个八路军战士，我连这一点路都不敢走啊？你也太小看我了。

邬雷听万俏这么一说，也就立即陪笑脸说：好，好，我不送你，我走我走。说着她又对万俏问道：俏俏你明天有晚班吗？

万俏摇摇头说：没有，这几天都没有晚班。

邬雷说：那我明天还来，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万俏点着头连说：好的好的，我明天还在这儿等你。

两人说着就分手了，可是刚走了几步邬雷还是不放心地转过身来，放轻脚步远远跟在万俏的后面，跟她越过山坡才站下，她望着万俏顺坡斜下朝医院大门走去，待万俏迈进大门，她才立即转身跑步前进，一口气跑到寝室门口，站下来喘了几口粗气，然后又朝窑内看了一下。看到全班同志都傻愣愣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炕上，班长吊着两腿坐在炕沿上。当她刚往窑内迈进一只脚时，就听到熄灯号嘟嘟地吹响了，大家一看邬雷回来了，顿时就像松了口气似的躺下了，显然同志们都在为她担着心。

这时班长从炕沿上站起身来，走到邬雷跟前问：邬雷同志，你上哪儿去了，怎才回来？

邬雷满不在乎地一边整理铺盖一边回答：到医院。

到医院！有事儿吗？

没事儿。

没事儿去医院干啥？

到我媳妇那儿去了。

班长一听也就没再吱声，上炕躺下了。

两天来邬雷和万俏都在傍晚时坐在那个小山腰上商量着如何走的事情，可是最终也未探讨出个结果来。这样一连两个晚上邬雷都



是刚一进门熄灯号就吹响了，每晚上也只有等到这个时候，班长和同志们将提到嗓子眼上的心，才得以放下。如果知道的人定会觉得，同志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可是谁又能知道邬雷的怀里揣着只手表的呢？她是分秒不差地掌握着时间回来的。

西天的夕阳又美丽又鲜艳，尽情地向着大地向人们炫耀着它的光彩。夕阳的红辉也从门楣上斜射了一束进来，正照在窑内的边墙上，使窑内亮堂堂的。今天因为万俏要上晚班，因而邬雷就没到医院那边去。这时她正斜倚在炕头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借着夕阳之晖翻看着。窑内除了邬雷以外还有班长，他弯腰低头的，右手握着针线，左手抓着一件军上衣，正在聚精会神地往军衣上钉扣子。邬雷不时地斜眼偷看着，她看到班长那双蒲扇似的粗壮大手竟能拿针线钉扣子，而且还相当麻利，不一会儿工夫就钉好了三个，内心倒也觉得佩服。这时班长把衣服叠了起来放在炕上，然后站起身来朝邬雷望了望，笑微微地走到邬雷的跟前说：邬雷同志，今晚怎没去医院啊？

邬雷头也没抬说：不想去。

班长又对她邀着说：咱们一块出去走走吧。

邬雷仍是没抬头：不想出去。

班长歪头想了一下，然后说：要不咱们就在家聊聊吧？

邬雷还是不抬头：我想看书。

班长就认真地说：邬雷同志，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在一块谈谈，也好交换交换意见。

这会儿邬雷才抬起头来说：有啥交换的呢？咱是来当兵的，不是来交换意见的。

班长笑着说：邬雷同志，我知道你对我肯定有意见，今几个你就给我提提好吗？

邬雷一听就将头一歪说：什么，对你有意见？没有没有，各人当各人的兵有啥意见？没有没有。她怕班长继续纠缠，所以说着就放下书本一骨碌站起身来：哎，现在不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吗？那好，我也出去自由自由。

邬雷说着就一抬腿走出门去了，班长站在窑中央怔怔地望着邬



雷的背影,然后无奈地坐在炕沿上久久发着呆。邬雷出门以后并没走远,她只是在附近打了个转,然后就绕到侧面的一排窑洞前蹲着,一边看地上的蚂蚁,一边不时地注视着寝室的动静,良久以后看到班长出门走了,她才站起身来走回寝室,提着木桶去打了半桶热水回来,待她料理完自己的生活琐事以后,又捧着书面朝墙斜歪在炕上,好像在看书,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因为她脑海中一直在琢磨着万俏所提出的要走的问题。片刻之后天已经黑了,她听到有个人走回来,仍一动不动装着看书。走进窑来的是陈经纬,他一进门就走到邬雷的跟前伸过头去问:邬雷,你在干啥?

看书。

陈经纬瞧邬雷在看书,也就没去打扰她,随即脱掉鞋爬上了炕。不一会儿邬雷听陈经纬在炕上侧过来磨过去,一个劲地折腾着,嘴里还不停地嘘嘘嘘,觉得挺奇怪的,就扭着头问道:陈经纬你在干啥呀?

这陈经纬忙乎得也顾不上理她,邬雷就索性坐起身来要看个究竟,待她仔细一看,原来陈经纬搞个大老鼠放在炕上,他正跪在那儿逗老鼠玩呢。邬雷瞧着那老鼠顿时就着急地嚷嚷说:哎呀,你怎么把老鼠放到炕上来了,这老鼠挺埋汰的,它身上还有跳蚤,快拿出去拿出去,打死它打死它。

陈经纬看到邬雷大嚷大叫的,就不吱声地抓着老鼠下炕来,随后又蹲下把老鼠放在地上玩了起来,邬雷也懒得去管他,就仍是脸朝墙歪着想自己的心思。过了一阵同志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陈经纬就连忙将老鼠压在背包下面藏着,然后才提着桶去打热水。

熄灯号一吹同志们都躺下休息了,军营内外也顿时宁静了下来。陈经纬躺下以后就在被窝里将老鼠抓在手上玩,可玩着玩着他那善于制造恶作剧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他就轻轻将老鼠塞进了小熊的被子里,这小熊刚迷迷糊糊地要睡着没睡着时,觉得好像有个啥东西往身上爬似的,就随使用手摸了摸,没想这一摸正摸到老鼠的嘴上了,被老鼠咬了一口,咬得他尖利地大叫一声:哎呀!

他这一叫把全班同志都给叫得坐了起来,大家都把惊异的目光朝小熊投去,看到小熊已钻出了被窝,正光着膀子蹲在炕沿上,还吡



牙咧嘴直甩手，于是大家都围了过来问他是啥事儿，班长也披着衣服走到小熊跟前问道：小熊怎哪？

小熊哭丧着脸说：我被窝里不知道钻进个啥，咬了我一口。

班长一听就将小熊的被子掀开个角儿，没想那老鼠往上一蹿，正对着班长当胸一撞，随后又钻进了被子里，倒把班长吓了一跳，叫道：哎呀，妈耶，是个啥玩意儿？

这时大熊将整个被子掀开，那老鼠完全暴露了出来，同志们一看原来是个大老鼠，就你扑一下他抓一下的，一同逮起老鼠来了。邬雷虽说没参加逮老鼠，但她也坐了起来看着同志们逮，惟独陈经纬躺着一动不动，还连头带脚都瓮到被窝里。大家费了一番工夫后，大老鼠终于被一位新战士抓住了。待抓起老鼠来一看，嚯，那老鼠的脚上还带着根细麻绳，再看那绳头还拴在炕沿上的一块土砖上。这一下小熊的心里可就全明白了，知道是陈经纬在捉弄他，于是他就指着陈经纬连声说：是他是他，是他故意把老鼠放进我被子里来的。他为了想要班长批评陈经纬，所以他就装腔作势地叫喊着：哎哟哎哟，好疼哪好疼哪。

班长看他叫得厉害，就伸过头来去望着小熊的手说：我瞧瞧咬破没有，到卫生所擦点药去吧。

小熊撅着嘴说：还好，没咬破。

小熊说着也就没再喊叫了。这时班长就将陈经纬的被头掀开对他叫道：陈经纬起来一下起来一下，起来起来。

陈经纬一听班长在叫他，只得坐了起来，于是班长就提着老鼠对他问道：这老鼠是你拴到这儿的吧？

陈经纬没吱声，只是点了一下头，同时一伸手把老鼠抓了过去用两手捏着。

班长又问道：怎么搞到小熊的被窝里了？把小熊的手都给咬了，是你放到他被窝里去的吧？

陈经纬将头连摇着说：我没放我没放，那一定是它自己跑进去的。说着他就将老鼠举到眼前对老鼠说：小东西，你跑到人家那儿去干啥呀？以后再别胡跑啊，就跟着我，我是你的主人。



这老鼠到底是陈经纬放进去的还是自己钻进去的呢？班长一时也搞不清楚，所以他也就没有批评陈经纬，只是问道：这老鼠哪儿来的？

我逮的。

把它打死吧。

嗯，不打死，我养着玩的。

你养个老鼠干啥呀？这老鼠还要吃粮食。

我不给粮食它吃，我到外面拽草给它吃。

班长一听就焦急地说：哎呀，哪有老鼠吃草的，老鼠都是吃粮食，快快把它打死算了。

班长说着就伸手向陈经纬要老鼠，这陈经纬硬是两手捧着老鼠舍不得放。这时邬雷也对他动员着说：陈经纬，你养老鼠干啥呀？老鼠还有病瘟呢，它会向人们传染的，还是打死它吧。

正说着忽听窑门吱呀一响，大家抬眼一看，是连长进来了。陈经纬一看连长来了，连忙出溜到被窝里了，同志们也都没吱声了。连长一进门就皱着眉头说：干啥呀你们班在干啥呀？这早都熄灯了，你们班还在闹嚷嚷的，有啥事儿呀？

待连长数落完以后，班长就若无其事地说：连长，没啥事儿，炕上跑来个老鼠，大家都在逮老鼠。

连长一听就舒展眉头说：啊，逮老鼠，逮住了吗？

班长点头说：逮住了。

连长就左右瞅瞅说：逮住了，老鼠呢？

小熊一听就快嘴快舌地批着陈经纬说：在他那里他那里，在陈经纬那里。

连长对那瓮头盖脚的陈经纬看了看，随即又将被角掀开弯下腰对他问道：陈经纬，陈经纬，老鼠在你这儿吧？

陈经纬没吱声，连长看他也不吱声，就拍拍他的肩头说：拿来给我。

陈经纬看到连长的手在伸着，只得把老鼠递给了连长。连长捏着拴老鼠的绳子，拎起来一看就惊诧地说：嗨！好大个老鼠啊。说着他就拎着老鼠往地上使劲一摔，把个老鼠摔得七孔流血当即就死了。



接着他提溜着死老鼠往门外一边走一边回头说:好了好了,不早了,大家快休息吧休息吧。说着就走出门去了。

连长一走班长过去将门拉上,随后大家也就各就各位地躺下睡了。但惟有这陈经纬躺着一时还睡不着,因为他还在想着那只老鼠,他心想,好不容易逮只老鼠玩玩,可又被连长给摔死了。他越想越憋气。他知道小熊这会儿也没睡着,于是就找小熊出气说:瞧你那熊样,这老鼠咬一口算个啥?那样个穷咋呼,这要是在战场上让你受上点伤,那你还邪呼得了得。

小熊一听就不服气地说:嗨,瞧你说的,好像谁还没负过伤似的,那次在战斗中我的腿负了伤,当时卫生员没在跟前,还是你给我包扎的伤口呢,你那会儿听到我哼一声没有?

小熊的一句话立即勾起了陈经纬对以往战斗的回忆,他想到在打仗时,全班同志是多么地团结友爱呀,每个人都想让战友活着,让自己去死。他这样想着想着,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可他又笑嘻嘻地故意逗着小熊说:哎,对对对,这我证明,你那次是好样的,一声没哼一声没哼,以后啊,就那样,噢,老鼠再咬你时,你也像战场上那样,别哼声,别哼声,噢。

此时小熊心想陈经纬把自己捉弄了一下还没受到批评,所以他也憋着一肚子怨气,这会儿又看到陈经纬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他就窝火地说:瞧你好德性,真差劲。

这时班长听着他们吵吵,就翘起头来喝斥:哎,我说,你俩有完没完?这熄灯号都吹了老半天了,你俩还在嚷嚷个没完的,还想再把连长嚷嚷来就乐意了?稍顿他又以命令的口气说:快睡快睡,我听你俩谁再吱一声,我就记谁一过。

经班长这么一训斥,他俩才没敢再吱声,都闭上眼睡去了。

太阳刚刚偏西,但今天班里的任务都提前完成了,这会儿同志们都歪在炕上休息,邬雷轻声对陈经纬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邬雷说着就下炕先出去了,随后陈经纬也跟了出来。他俩在窑前的土墙边站下后,陈经纬就问道:啥事儿?



邬雷急切地对陈经纬要求说：你陪我上趟街吧。

陈经纬诧异地问道：上街！这会儿上街做啥？

我想到街上去买点毛线。

买毛线，买毛线干啥？

邬雷对陈经纬解释着说：你瞧，我们来延安时没带什么衣服，这队伍上的棉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下来，眼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万俏还没有寒衣，她还要经常上夜班，你说她没有寒衣怎行啊？所以我想去街上买点毛线来，先给她打件毛衣，你跟我一块去买吧。

什么时候去？

现在去。

陈经纬不赞成：现在去？现在去哪成啊，那大街还在镇上，那镇上离这儿还有十几里路呢。你瞧这会儿太阳都偏西了，等咱们走到镇上时，那人家店铺还不早就关门了。

邬雷听陈经纬这么一说，觉得也是，她垂头丧气地说：看来，今天是去不成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十分焦急地说：哎呀，那什么时候才能去买啊？要不我明天跟班长请个假。

陈经纬一听连忙劝阻说：眼下班里的工作任务很多，你请假去买东西影响不好。再说你找班长请假，那等于又给咱班长出难题了，我看还是不要请假吧。

邬雷皱着眉说：那我的毛线总得买呀。

说着两人都不吱声地焦虑起来。片刻之后，陈经纬突然眼睛一亮说：哎！何不到这儿附近老百姓家走走？看谁家纺的有毛线，跟老乡们打打商量买一点得了。

熄灯号吹过了，但黑黝黝的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有的只是阵阵风沙。这时躺在炕上还未入眠的陈经纬，翻过身来咬着邬雷的耳朵说：邬雷，外面起风了。

邬雷不耐烦地拐他一肘子说：知道知道。

随后陈经纬竟索性俯到她身上，挨得紧紧的，还用一只胳膊伸过来搂着邬雷说：哎呀，今晚刮了风有点冷，咱俩就挨着睡吧，暖和些。

陈经纬的这一举动叫邬雷如何容忍得了，于是她火冒八丈高地

